



在云间

□周润

天上没有云卷云舒，只有飞驰而过的高高低低的云雾，像中年人的奔波，不停。飞云之上，仍有“天似穹庐”之感，高远而让人叹为观止；飞云之下，看不到庭前花开花落，只有渐行渐远的苍茫大地。这就是云间，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

年轻时爱坐飞机，总盼着看云间不一样的风景，以为好不容易自由了，心里老唱着“我要飞得更高”。起初，每每离开重庆，脑海里都充满了未知的渴望与新奇，像天上各种形态的云朵。仿佛天宫就在眼前，窗外的风景尽管只有一种，但还是看不厌。启程着实令人着迷，可是返程却没有这样的感觉。飞机快要降落在重庆的时候，我总是感觉又回到山里了，总想着又怎么跑出去，于是来来回回地飞。我记得写作老师在有一次上课的时候说过一句，“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我也被概括在内。经常都会想起那句话，很多年都没有琢磨清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爱坐飞机，也不是坐飞机的人都爱看风景。有人一上来就打算睡了，除了自带的头枕，还会很熟练地向空姐要毛毯。为了方便去洗手间，他们往往坐在靠近过道的位置，也许是人生的风景看得多了，对窗外的这一片视线没有兴趣。有的人一上来就在码字，也许他们是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赶一份文件。有的人一上来就追剧，手机一打开，除了吃饭时间，

其余时候一律不回应。他们年轻、自我、不爱和人套近乎，也似乎容不得外界的杂音。还有人抱着婴儿小心翼翼，也有人带着老人嘘寒问暖，看似不同却又相同，他们无暇看风景，他们在编织生活的交响曲。努力的人，会把自己活成一道风景。

机舱里因为空调的原因很是舒适，但这并不是舱外的真实温度，只有透过窗户，看看外面的景色，才能辨别冷暖。所以有时候即使是亲身体会，也未必是真实。地上在下雨的时候，天上未必。有时候明明是阴天，等冲上云霄之后，竟是热辣的阳光普照。有时候窗外一片朦胧，说不清是飞机的窗户不干净还是心灵的窗户不清晰。世间的人和事，也是这样难以预料，又如那白云苍狗，变幻无常。忽而近前一阵飞云来袭，又似那生活的插曲不断，喧嚣声中，重回中年的现实。

如今，似乎除了假期陪女儿旅行或者有必要要去的情况，我都不想要远行。每每离开重庆，总想着什么时候回去。不能细说我是怎么从爱坐飞机变成可坐可不坐的，不然可能要写一篇文章出来，从“恋爱令人牵绊”“婴儿使母爱泛滥”“工作令人无暇”“故乡使人眷恋”等多个方面去解释为什么“不想远行”。即使是陪女儿旅行，我也不再坐窗边，轮到她喜欢坐窗边了。她看风景，我看她，她便是我的风景。我不得不坐在中间的位置，以便照顾她。看着



她一边望着窗外一边大口地吃着蛋挞的样子，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我在心里对她说：“我还是喜欢窗边，但是我想要把外面的风景留给你。”青春不再的时候，回忆是一种挽留青春的方式，而延续，是另一种。

中间的位置最是尴尬，只有看书可以消解。既不用打量旁边的人，又不用故意找话聊天，实在是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整理行李的时候，我要挑一本合适的书。飞机上看的书既不能太大，又不能插画太多：太大了重，看不完会有事情没有办完的感觉；插画太多翻得快，容易早早看完，还是得无聊；一本小书就好，往返看完最好。在云间穿梭之际，完成一场心灵的对话，沉浸在读书的平静中，感受万物的奇妙与联系。人，不过是天地缥缈之中的一粒微尘。万籁俱寂之下，飞云再次掠过窗边，我下意识地咽了一下口水，原来是气压影响了耳膜，身旁依旧轰鸣，喧嚣不曾稍息。

谁没有烦恼和忧心的时候呢？也许等到老年的时候，我还是喜欢旅行，还是想要坐飞机，还是想要看云间的风景。是家人，还是朋友，或是还没有认识的人，我们一起去旅行。世界就像一本大书，等着我们去翻山越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镌刻进石头里的杜鹃花

□邹仁波

杜鹃花并不都是红的
只有用指血镌刻进石头的那朵

爷爷走的那年，春寒逼人
老屋背后的山坡，风比刀刃还刻薄
你把户通硬化小路扛到山坡上
最后20米就到达最后一家五保户家门
你说他们家门口有一树火红的杜鹃
要让更多的人去聆听花开的声音

而你就倒在了最后20米
双手极力向前伸展的抓痕
刻在石头上，像几瓣杜鹃花
距离缩短成17.8米
就在那石头旁边冒出了一株小杜鹃
花开的色彩里藏有火焰

10年后，坡上的杜鹃开得热火朝天
远行的我总爱在书本里夹一片花瓣
里面有你的呼吸和心跳
石头里的那朵花常常隐隐作痛
与你与我，遥相呼应

昨天，我看见成千上万盆娇艳的杜鹃花
被江风抚摸，被自来水温柔地沐浴
红的像胭脂，白的像面膜
没有泥土的腥味，没有风雪的抓痕
人们笑着合影，描写春天的轻盈与慷慨

每次看到公园里的杜鹃花
仿佛一块沉重的、带着指纹血痕的石头
猛然砸向我的胸口——
让我在每一个蓬松的午夜
总听见杜鹃鸟的啼叫，带着A型血丝
一声，一声，叫着“不如归去”

杜鹃花并不都是红的
故乡的那朵，是爷爷睁开的眼睛
一朵一朵接力赛般传递，那么决绝
它仿佛提着滴血的心，站在村口
叩问每一个离乡的故人——
根，是否扎在那块殷红的石头里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我想去看你

□老高

只因为，在茫茫人海
多看了你一眼
从此，念想长在心间

四月的雨，绵密如烟
独倚窗前，任凭风怎么吹
也吹不散我心底的思念

草长莺飞，我想去看你
把满腹的念和想，装进行囊
纵然山高水长
我驾着春风，踏着白云
心之所向，不会彷徨

风拂柳浪，我想去看你
为思浇灌，让念发芽
不管长不长叶，开不开花
在我心里，你早已绽放

就想去看你一眼
倘若你不见，我亦不怨
我去买把锁，把心门锁深
从此，封存我们的从前

往后余生，不管你开成什么花
只要你好
我便好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行走中旅读

□信鸽

最美人间四月天，适宜阅读，也适宜旅行。

阅读本无定法。快读是提纲挈领，目录一翻，便知作者谋篇布局；慢读是细嚼慢咽，逐字品咂，让语言之美浸润日常。而我偏爱旅读，不是快读与慢读不好，而是旅读另有一种打开方式，以行走为书页，以见闻为文字，在身临其境中完成阅读。

旅读之妙，在于知行合一。坐在高铁上，窗外风景流动，手边书页轻翻，喧嚣退成背景，这是以快读览全局；到了目的地，摊开手绘地图，循迹探访，如品地道美食，这是以慢读品细节。更难得的是，这份阅读是可触摸、可呼吸、可沉浸的。

去年深秋，酒城泸州。我们一家人住酒店后，案头竟放着一本《老窖学》。我搁下手机，关掉电视，彻夜读来。先速览目录，再挑“酿造工艺”细细研读，酱香型、清香型、浓香型白酒的区别，渐渐了然于胸，仿佛自己也成了品酒达人。随后，慢慢读到了浓香型白酒中的“老窖”二字，重在那个连续使用百余年的泥窖池，微生物群落历经岁月驯化，方成就一口醇厚。想起平日朋友小聚，杯盏往来间，只道“口感好”“不烧心”，却说不出所以然，直叹“书到用时方恨少”。

次日，我带母亲参观泸州老窖窖池。她早年曾在乡下酒坊劳作，此刻隔着玻璃窗，听讲解员说起糊化、液化、糖化、酒化、生香等酿造技艺，听得格外入神。我想，母亲虽然对这些专业术语陌生，但酿酒的基本流程她是知道的。当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我想这趟旅读来对了，酒香唤醒的，不仅是知识，更是她多年的记忆。

旅读也赋予人一种不必争辩的笃定。重庆老火锅为何有鸳鸯锅？坊间说法不一。我去解放碑旅行时，曾在一家老火锅听到老板讲到，“它源于辣汤涮肉、清汤涮菜的智慧”，外地人也能吃火锅。后来，我去重庆图书馆翻阅重庆火锅方面的书籍，也印证了老板的说法。随后，再听人争论鸳鸯锅的由来，自有底气在胸。

旅读更可代际相传。一次，在乡野旅读中，儿子指着白色绒球问是什么。“蒲公英，凑近，轻轻吹，种子就乘风飞去。”他试着吹了一口，绒毛四散。回城后，他在小区草丛里发现同样的绒球，也凑过去吹。我想，他读懂了，不是识得一种植物的名字，而是触摸到了“吹”这个动作里的生命诗意，轻轻一息，便是一场远行。

这些片段，酒香、火锅、蒲公英，若不落笔，便如种子般飘散。写下来，才算真正种进了生命里。说到底，快读、慢读、旅读，形式不必拘泥。重要的是，你愿意以何种姿态，让文字与生命相融。打开一本书是阅读，走过一段路亦是阅读，当你愿意慢下来，世界便向你敞开。

(作者系重庆市南川区作协会员)



熊婆婆的三角粿

□殷强

周末，与家人闲逛十八梯。转角处，一缕熟悉的甜香味忽地钻入鼻腔。这是一小摊位，竹匾里整齐码着金黄的三角粿。那泛着焦糖色的粿，瞬间想起多年前老家卖三角粿的熊婆婆。

当年的乡下物资匮乏，孩子们想吃零食，得眼巴巴盼着赶集日。那时，能在集市上买到一块香甜的三角粿，便是我们童年最美的享受。记忆里的老街巷子深处，总有个佝偻身影，这是位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婆婆，守着锈迹斑斑的三角铁模，她就是熊婆婆。听大人讲，熊婆婆丈夫早去世，她靠卖三角粿拉扯三个孩子长大，所以我打心眼里佩服她。

那时每逢赶集日，母亲便会带我去“守门市”。临近晌午，她总会到熊婆婆的小摊上买两个还烫手的三角粿，塞到我手里，反复叮嘱：“快趁热吃。”我满心欢喜地递到母亲嘴边，她总说“我不饿，你快吃”。

年岁稍大点，母亲便会给我两毛钱，让我自己去熊婆婆那里买三角粿。每次攥着钱跑到摊位前，熊婆婆眼角的笑纹就更深了，总会放下手中的活儿，给我现烤。她缓缓舀起雪白浓稠的糯米浆，倒入铁模，撒上一小撮香甜的白糖和黄豆粉，再覆上一层米浆，“啪”地重重合上盖子。铁模在炭火上翻转，白雾袅袅升腾，糯米的清甜混着焦香钻进鼻尖。待两面烤得金黄酥脆时，她用竹签挑起冒着热气的三角粿递过来，笑着说“趁热吃，更香”。

那些年，我成了熊婆婆摊前的常客。她从不给我冷掉的三角粿，总要烤得外酥里糯才递给他。咬上一口，酥脆的外壳“咔嚓”裂开，里面是绵软温热的米糕，黄豆粉的甜香在舌尖散开。每次吃完，我都忍不住舔舔嘴角，连手指上残留的碎屑也要细细吮干净。

长大后离开故乡，在城市的街巷，三角粿成了稀罕物，偶有撞见，我定会迫不及待买下三两个，也不管旁人异样的眼光，狼吞虎咽般往嘴里塞，仿佛这样才能找回儿时的味道。

今年春节回到老家，当年熊婆婆的三角粿摊位还在，可摊主已换了一茬又一茬，再也不见熊婆婆的身影了。我依然会买上几个，边吃边回味当年的味道。那块普通的三角粿，已承载了太多的童年记忆，更藏着回不去的旧时光……

(作者单位：重庆市广播电视局)